

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三期抽印本

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  
賀昌羣

橋川先生 教

賀昌羣

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國立北平圖書館 編印

# 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

賀昌羣

大唐西域記一書記當時西域諸國之地理風俗文化較唐書西域列傳爲詳核，書中所敘諸國又多爲唐書所不載，蓋玄奘遊蹤之廣，學識之博，遠古所未有。其書文辭綉綉雅雅，歷代渡天僧侶中，雖不少記行之作，然內容之豐富，流布之廣遠，無出其右者。宜其顯於當時，傳於後世，位置之高，猶不限於佛教史，而於西域史地，所關尤鉅。其中語言義蘊，多難驟解，嘗欲彙彙較近諸家之說，試爲之集釋，思繁文重，卒卒未有所成。

今行大唐西域記開卷有一疑問，常爲人所未注意，即譯人與撰人之解釋是也。今本各卷之首左下皆有：

##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兩行字樣。西域記非梵經，玄奘非外國人，其書又爲奉詔所修，史有明文，何以此稱爲譯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二云：「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絕不能與撰述之義同科，內典中已有嚴明之定義，而唐宋以來內外著錄，多以西域記爲三藏法師奉詔譯，所譯者何此不可解一也。辯機爲大總持寺道岳法師弟子，貞觀十九年玄奘東歸，勅居長安弘福寺翻譯，辯機當時爲參預經文大德九人之一，雖年少才高，實未嘗遠涉西域，此書又非其奉詔所修，何得稱撰者屬辭比事之謂，若此書爲辯機所撰，則與玄奘又何涉乎，此不可解二也。今依此二問，試作解釋，略分四段：一、唐代載籍中皆稱西域記爲玄奘撰而無稱譯或稱辯機撰者；二、宋代著錄始以譯人與撰人並列；三、辯機與西域記之關係；四、結論。當否誠不敢自知，敬祈宏達之教正。

MG  
K930.6  
1



西域記開始撰修之年代，諸書所記在貞觀十九年，春正月，玄奘初歸，齋經像入西京，二月，帝於洛陽，勅命就其經歷見聞，修撰成書。慈恩傳卷六云：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觀，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本詔撰修之說，慈恩傳外，劉軻大遍覺法師塔銘（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及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記之。貞觀二十年秋七月，玄奘修西域記成，進表（慈恩傳卷六引）曰：

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葱嶺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雕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昌黎按：日本智恩院藏事樂朝齋鈔，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卷卷，此段作：「至於玄奘所記，微有詳盡，其迂辭瑣說，多從剪棄，綴爲大唐西域記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末署「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狀上。」其餘字句，與慈恩傳所載頗有異同。）

太宗報之有云：「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新撰大唐西域記，自當披覽。」此玄奘自言，太宗所語，並無奉詔翻譯之影嚮。表中不言辯機者，西域記本玄奘所領修，亦猶李林甫上唐六典不及張九齡蕭嵩等，劉向進舊唐書，不言張昭顏延之等，乃勅撰書表進之常例也。

問題之發生，實源於大唐內典錄。內典錄卷五列玄奘所譯大小乘經論六十七部，最末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總稱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奘奉詔譯，然不言辯機撰。按道宣曾參與玄奘譯經之役，筆受大菩薩藏經二十卷，見所撰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與辯機又爲同僚。內典錄成於麟德元年，正玄奘示寂之年，則道宣於西域記撰修之經過，當親見之，而何以內典錄將西域記列爲玄奘譯經之一？唐代經錄及佛藏史傳，自內典錄外，絕不見以西域記爲玄奘譯，亦絕不見稱辯機撰，或二名並稱者。辯機雖以淫亂被誅，佛門諱之，僧傳不爲立傳，但道宣與之最爲親近，屢稱述之，內典錄不應不爲著錄。且西域記之成書在貞觀二十年七月，辯機與高陽公主事尚未發，正風微鼎盛之時，初無所爲諱。則今行西域記之署稱，是否爲原本之舊實，甚可疑。

自內典錄將西域記與玄奘譯經並列之後，遂啓後世稱西域記爲玄奘所譯之端，唐代經錄，如與辯機道宣同就玄奘翻譯之隋邁法今譯經圖紀卷四，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卷十三，及圓照貞元釋教錄卷十一卷二十八，均作玄奘撰，不言譯，亦不及辯機。惟開元釋教錄卷八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原注一見內典錄。貞觀二十年玄奘奉勅於弘福寺翻經院撰。沙門辯機承旨綴首。秋七月絕筆。）

雖云據內典錄，但已不如內典錄有將西域記認爲奉詔之嫌，而逕稱撰，於辯機則謂承旨綴首，秋七月絕筆，此係推摘西域記卷末辯機記贊中語補入，非智昇別有所據也。

經錄之外，唐代載籍亦常徵引西域記。法苑珠林卷三卷四卷九卷十一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一百十九卷等，皆稱玄奘撰，惟珠林每多異稱，如法法師西國傳，西國記，西域行傳，西域傳，笑師傳。又卷一百十九著錄西域記作十三卷，而卷三十八又作十二卷，則十三卷當爲傳寫之誤。此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十五卷七十七等，皆作玄奘撰。開元天寶間，揚州龍興寺和尚鑑真，登願六次東渡日本傳戒律，以五次之失敗最後始於天寶十三載達日本，所携經律中有西域記，亦作玄奘撰，西域記傳入日本，恐以此爲第一部。（參閱鑑真弟子日本僧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亦稱鑑真傳，一卷。按此書最近京都貴重圖書院藏卷子本，均本刊行會影古梓堂文庫藏古鈔本，作玄奘法師西域記十一卷，而羣書類從本及東京古典保存會影東寺觀智院藏卷子本，均作十二卷，則十一卷爲誤。）諸書所記，或言撰，或言奉詔撰，皆不稱譯，亦不及辯機。此唐代載籍中所見西域記與玄奘及辯機之關係可考者也。

## 二

宋次著錄仍多沿唐之舊，錢氏輯藏文總目卷二，郡齋讀書志卷七，程大昌考古編卷八，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舊唐書卷一九玄奘傳，均但言玄奘撰不及辯機，但舊唐書經籍志不著錄西域記，疑劉昫諸人僅據僧傳，實未見其書。新書不立玄奘傳，藏文志

則載玄奘西域記十二卷，又辯機西域記十二卷，明以一書誤爲二書，但可注意者，辯機之名，自此始與西域記關聯，其致誤之由，必大有其故。通志藝文略卷六十六又承新書藝文志誤爲二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載：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

王應麟玉海卷十六據中興書目亦然。爾後馬端臨通考經籍考卷二百六亦據陳氏之著錄。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又單作辯機撰。是西域記譯人與撰人之關係，至宋始成今本之款式，其故何歟？不能不溯於大藏之開離也。

唐本西域記，今世已不可得見，輒近敦煌寫本中亦無發現。今存最古之本，除磧砂藏外，流傳於海外者一，高麗藏本。高麗藏有新舊二種，舊藏刻於高麗文宗朝（北宋仁宗之世），至高宗時（南宋理宗），罹於蒙古兵燹，再刻者即新藏。舊藏本西域記爲日本南禪寺所藏，僅存卷五至卷十，新藏本藏日本三緣山增上寺，京都帝大亦有藏本，皆爲足本。二日本東寺觀智院所藏。北宋本與高麗藏本校，無敬播序而多燕國公張說序，卷末附音義，其餘體裁字句，亦不少異同。但近京城帝大印朝鮮慶尚南道海印寺藏或說即高宗時新藏本蘇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二載西域記，則仍有敬播序，知宋時各本已多不同。敬播，太宗時官著作郎，舊唐書卷一三三，新唐書卷一九八有傳。三，日本石山寺藏長寬元年（南宗高宗隆興元年）古寫本，有敬播序而無燕國公序，字句與麗本並有異同。四，日本醍醐三寶院藏建保二年（南宋寧宗嘉定七年）寫本。五，神田香嚴氏藏大治元年（北宋欽宗靖康元年）寫本，舊爲法隆寺藏，體裁字句，大抵與石山寺本同。六，富岡謙藏氏藏舊鈔承應本（明永歷間），係據數本合校，校者名氏不詳，校時在享保辛丑，當康熙六十年，其題記有云：「譯人撰者之號，惟在第一第九，餘卷無之。」今各本多每卷均有譯人撰者之號，此其異也。七，黃蘗板明藏本，此最通行，訛誤甚多，極不足據。上舉第一項之高麗新舊藏本，即明治四十年京都帝大校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之底本，復參以其餘六項各本互校者也。大正大藏經第五十一卷所收西域記底本，爲松本初子氏藏中尊寺金銀泥金本，有敬播序，而張說叙則作于志寧。今我國所存經藏，磧砂藏外，以山西趙城廣勝寺藏金天眷年間所刻爲

最古，惜無總目，與傳世各藏有何異同，或所收有西域記否，尙難詳知，而今已有煙消雲散之慨矣。據昭和法寶總錄，海內外藏經總目著錄西域記者約二十種，如東寺觀智院，高麗大藏，知恩院，圖書寮各總錄，皆作玄奘譯辯機撰。蘇山三大藏總目，至元法寶總錄等則作玄奘撰。按大藏開雕，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之蜀板藏經，此後如宋東禪寺板，開元寺板，思溪板，磧砂板，元杭州板，南北藏，莫不循開寶之舊。然開寶藏經之雕造，係據開元釋教錄之卷數，開元錄既明稱西域記爲玄奘撰，則宋代經藏何以復改爲譯，此必爲開寶藏開雕之際，誤會內典錄之著錄，將西域記與玄奘譯經並列，遂復改稱玄奘譯，由是宋以後之經錄，或稱譯或稱撰，紛紜莫定，殆各沿舊目而著錄之耳。

唐本西域記既不可得見，間嘗取法苑珠林，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諸書與高麗藏本（即京都帝大校本）相核，頗多出入，試舉一例：西域記卷二首叙印度之時間云：「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此節宋明各本均同，而珠林卷三所引「次舍」則作「旋濺」。又西域記同卷下文云：「晝四夜四，於一時各有四分。」珠林同卷「一一」作「二」，神田氏藏宋靖康元年寫本文無下「一」字。又西域記同卷「黑前白後，合爲一月」，珠林同卷作「白前黑後」。凡此三義，皆以珠林所引爲勝。西域記之流傳，唐宋間已微有差異，則譯人與撰人之畧稱，謂其非原本之舊，當無大誤。其始稱玄奘譯辯機撰者，舍大藏開雕時有所改動之說，別無可推論之理由。或因辯機記贊中有「撰斯方志」一語，殆本此而來歟？

### 三

然則辯機與西域記之關係若何？辯機與高陽公主亂事發被誅，生平事蹟，具見陳援菴（垣）先生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一文，名僧懿史，足令人低徊惋惜。其與西域記關係之直接史料，一爲辯機自述，一爲道宣所述，此外無與焉。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云：

（奘）既承明命，返跡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義證，沙門行友，玄願等以爲經師，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

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其年（貞觀十九年）五月，開創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並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詵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樊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願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紙前後。

道宣與辯機當時行爲助理玄奘譯經之同僚，較辯機行輩爲長，其言「親受時事，連紙前後」，與辯機自述相脗合。西域記卷末辯機所撰記贊云：

辯機遂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簷革服，爲大總持寺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墮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圖雀之資，廁鶴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靡藻，磨鈍勵朽，力疲曳縻，恭承志記，偷次其文，尙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偏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無刊落。（中略）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邦，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瑩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存編次，故諸印度，各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異聞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經筆纂青。

據道宣與辯機所記，西域記之成書，有四種可能之推測。一、爲辯機整理玄奘所得材料而成，故云「恭承志記，偷次其文」，「親受時事，連紙前後」。按西域記首阿者尼，終罽羅且那，正是樊師西遊及東歸路線之次第，且卷末自言「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聞見，記諸羣化」，則其必爲撰而非譯明矣。二、樊師杖錫還征，周歷印度諸國十七年，所見所聞，自以外國文資料爲多，故云「境路盤紆，瑩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存編次」。三、此種材料有爲樊師譯授，辯機筆記者，故記贊有云，法師「妙窮梵學，覽文如已，轉音如響」。四、由辯機綴輯其他舊聞補充者，故云「爰命庸才，撰斯方志」，「略舉遺靈，粗申記注」。今觀西域記內容，此四種推測，皆可覆按。所以西域記成書爲時僅一年七閱月，玄奘當時以多忙之身，自無暇手寫此八萬餘言之著作，則辯機之力爲多焉。

由上所論，辨機於西域記之成，蓋身兼當時譯經執事之筆受與綴文二種職務，書成，復經玄奘潤飾校正者也，今書中屢有玄奘自稱之詞，如法顯傳之自記，揆之道宣所謂「重加陶練」之例，玄奘必自負最後校訂之責無疑。且西域記爲玄奘奉詔所修，常例不得以辨機之名與玄奘並列，玄奘所譯諸經，其有後記後序者，稱沙門某某受旨證文，亦無與玄奘之名並署於卷首者。唐代錄錄既無此例，何以至宋代始有如今本之署稱？謂其爲大藏開雕時所增，非過言也。

#### 四

西域記之非譯，本已無庸置辨，今所欲言者，何以內典錄卷五將西域記列於玄奘所譯諸經中，致啓後人稱西域記爲譯之誤會，其理由可以尋釋乎？

按佛經之翻譯，相傳始於東漢明帝時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四十二章經，（出三藏記集卷二梁高僧傳卷一）未可盡信。大抵六朝時代，翻譯人才猶不甚發達，彼時翻經，多一人宣譯，一人筆受，求能妙善梵漢如鳩摩羅什者，固難能可貴。至唐宋之時，人才濟濟，翻譯事業，亦甚嚴重，一經之成，須經若干手續，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太平興國五年條記：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目，曰大法曼拏羅，請聖賢阿伽沐浴，設香華燈水穀果之供，禮拜繞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於僧衆一南向設位，奏詳潤色。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

據此所述，玄奘當時固譯主也，其所譯之經，皆爲請命後奉詔翻譯，道宣以西域記列於所譯諸經中，殆此故耶。然高宗時，義淨嘗周歷印度二十年，武后證聖元年歸國，亦奉勅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五十九部，未聞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寄歸內法



傳爲譯也。

又考釋迦方志卷下第五遊履篇云：

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以貞觀三年自帛形影，西尋教跡。（中略）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歷諸山國東歸，經于闐婁蘭等，凡一百五十國。貞觀十九年安達京師，奉詔譯經，乃著西域傳一十二卷。

按釋迦方志一書，開元釋教錄卷八，貞元釋教錄卷二十七均著錄爲道宣撰，大正藏經卷五十一據高麗本則作「終南太一山釋氏」撰，無道宣之名，宋元各本則有之，卷末題「大唐永徽元年歲維庚戌終南太一山豐德寺沙門吳興釋道宣」云云。初疑此豐德寺道宣與撰內典錄之西明寺道宣爲二人，乃讀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稱貞觀中適與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等十一人，同就玄奘翻譯，執筆綴文，知其實爲一人。是道宣於內典錄雖未明言爲玄奘撰，而於釋迦方志則固稱玄奘著，證之唐代藏經無一作玄奘譯者，則今本西域記譯人與撰人之畧稱，其誤實始於宋人，而尤與大藏之開雕最有關係，至今遂令人難於索解矣。

